

## 《世說新語》文篇析論\*\*

劉承慧\*

### 摘要

本文析論《世說新語》的語言與修辭特色。《世說新語》是漢代文言和白話分離後的作品，文白雜揉，公認是最早的「志人小說」，堪稱超越史傳敘事文的里程碑。它保存上古到中古漢語歷史流變的線索，同時為中古時期梵漢語言接觸問題提供重要證據。文篇是語言學和文學邊界的單位，本文分析文篇中的文言與白話的成分，梳理最佔優勢的小句合成模式及其背後的思考脈絡，提出翻譯佛經特徵移入文篇的證據，最後以《左傳》為參照，揭示記敘事件與描寫人物的若干創新之處。這項研究可望拓展漢語語法史研究視野，也為古典敘事散文研究帶來效益。

**關鍵詞：**世說新語、漢語語法、文篇分析、白話、翻譯、修辭

### 一、緒論

由第五世紀南朝宋劉義慶（403-444）具名成書的《世說新語》，是公認中國最早的「志人小說」。該書以短篇結集的體製，記敘中古士人的言談和行跡。它主要的語言特色在駁雜，大抵是以東周文獻語言為基底，摻雜中古口

---

2015 年 12 月 23 日收稿，2016 年 6 月 2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5 月 2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本文為 103 年度科技部計畫「中古敘事文篇中的動態表示法」(MOST103-2410-H-007-035) 研究成果。承蒙《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寶貴的修訂建議，謹此致謝。

語甚或翻譯佛經語言成分。

蔣凡（1998: 1-6）歸結出現代人解讀《世說新語》的幾項難處，包括版本與文字，文言與白話，自然、思想、文化背景知識，還有歷史。版本與文字的疑難其實並沒有完全解決，但如蔣凡所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和徐震譔《世說新語校箋》兩部著作「均精於校勘」（頁 3），讀者可從中得到很大的助益。近年蔣凡與李笑野、白振奎合著的《新注全評世說新語》，對解讀文本所需之社會與歷史背景也有很好的說明。因此本文藉助上述的幾種研究，把注意焦點放在語言問題以及由此延伸的修辭問題。

文言與白話其實並不是語言問題的全部。中古有大量的翻譯佛經在民間誦讀流通，歷時數百年之久，劉承慧（2015a）即指出《世說新語》時間標記的運用近似翻譯佛經故事。其次，特定的小句合成模式在人物對話一再重現，反映中古士人的思考脈絡。再從敘事散文發展來看，《世說新語》記敘事件乃至描寫人物都已超越《左傳》敘事文的技法與格局。

本文通過文篇分析，提出以下幾點看法：1. 中古士人的言語交際是文言與白話並用；2. 從時間／因果標記的增量可知敘事文篇受到翻譯佛經語言的影響；3. 特定小句合成模式傳達出土人交談的「口吻聲氣」，揭示某種不利於因果事理推演的思考傾向；4. 記敘與描寫修辭技法的演進有利於短小篇幅中建構出多層次的意義。這些都是塑造文篇特色的條件。

## 二、文言與白話的雜揉

文獻語言的源頭是口語，口語為第一形式，書面語為第二形式；書面語最初成立，必然依附在口語詞彙與句法規則上面。不過，記載漢語口語的方塊字具備部分表義的作用，可能漸次偏離口語。徐時儀（2007: 6-7）指出，自從漢武帝受到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學說影響，書面語復古傾向趨於嚴重，此項人為因素加快了「文言」與「白話」的分離，而《世說新語》夾雜文言與白話，保存文言分離後的語言風貌。

以下是白話與文言的反詰形式：

(1)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

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5.54)<sup>1</sup>

- (2)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2.5)

例(1)記載王濛、劉惔跟桓溫一起出遊喝酒，劉惔酒後失態，把腳架到桓溫的脖子上，桓溫用手撥開。事後王濛竟對劉惔說「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這句話使用中古口語通行的反詰標記「詎」和疑問標記「不」，還有屬於南北朝方言的第三人稱代詞「伊」。<sup>2</sup> 例(2)記載孔融被逮捕當下，兩個兒子在現場遊戲，他以詢問的口氣表示希望兒子得到保全，但兒子卻淡定地說道「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反詰標記「豈」和疑問標記「乎」都屬於文言傳統。

下面這段對話帶有濃重的「古意」：

- (3) 劉琨雖闕閭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2.35)

劉琨立志光復晉朝河北失土，詢問溫嶠是否願意擔任使節到江南去，溫嶠表示義不容辭。「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子其行乎」、「嶠雖不敏」、「豈敢辭命」，儼然是春秋時期士大夫的對話口吻。除非是記錄者自造，否則這段對話可以說明中古時代的官場某程度地沿襲了先秦官場用語。

例(3)中的對話呈現封建禮教的溫婉語調，例(4)中支道林的發言則體現典雅的抒情氣息：

- (4)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17.11)

1 本文所引用之《世說新語》資料均以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叔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代碼標註，5.54即「方正第五」之第54則記載，2.5即「言語第二」之第5則記載，餘此類推，以利查閱。

2 第三人稱代詞「伊」也是口語形式。魏培泉(2004: 28)指出「伊」很可能是南北朝時期南方方言的用語，除了《世說新語》，其他散文文獻很少見。

支道林悼念法虔所說的這段話，用的是工整的排比形式，這同時至少有兩項語法特徵，顯現文言風格。首先，「良不虛也」、「余其亡矣」使用「也」、「矣」，屬於文言語氣；<sup>3</sup>其次，第一人稱代詞「余」和揣度副詞「其」是存古成分。魏培泉（2004: 17-19）指出「我」是東漢以後口語中通用的第一人稱代詞，「吾」在此之前已經衰落，「余」更早就消失了。「其」在中古保留代詞功能，揣度副詞只見於模仿文言的交談，「余其亡矣」、「子其行乎」是文言。

從《世說新語》的對話紀錄來設想，中古士人交談時，應是隨著交際條件而彈性運用雅俗風格不等的句子形式。例(2)孔融詢問之辭「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前半句保留文言，而後半句使用新興疑問標記「不」。如果借鏡我們今日的經驗，書面語確實可能影響口語表現；中古士人長年接觸古籍，日常會話夾用文言是很自然的事。

文言與白話混用的情況時而可見，例(5)粗體部分是殷仲堪告誡子姪輩的話，也有混用：

- (5)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1.40）

前半段「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以「我」自稱，是口語；後半段「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用「吾」，又使用揣度之辭「其」，都屬於文言。

這段話無論是不是殷仲堪發言的逐字紀錄，都顯示中古漢語的使用者並不排斥類似的混用。有一段記載頗能反映當時士人在文言與白話混用情況下自然表露的語感：

- (6)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講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6.38）

王僧彌向謝車騎敬酒時說「奉使君一觴」，是很文雅的邀請，謝車騎擺出一副不在意的樣子說「可爾」，引得僧彌勃然大怒，以謝車騎出身低微來斥責。王

3 請參閱劉承慧（2008; 2013b）。

僧彌發怒是因為他客氣地示好，卻換來對方不相襯的言語態度。於是兩大家族的心結又再次被挑起。

在另一方面，我們從《世說新語》看到更多的生活口語之例：

- (7)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4.23)
- (8)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24.12)
- (9)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31.3)

例(7)到(9)粗體部分都是典型的口語形式，它們和例(3)、(4)之類的文言形成鮮明的反差，恰是《世說新語》的特色之一。

### 三、比較與反問的活用

縱觀《世說新語》記載的人物對話，表示複雜事理的文篇其實不多見，篇幅較長的往往是平行比較：

- (10)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3.26)
- (11)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2.6)

例(10)記載王東亭質疑殷仲堪「處殺戮之職」，將不免悖離仁德，粗體部分是殷仲堪的回應。他拿皋陶和孔子作比較：皋陶製作刑具，孔子出任司寇，都沒有損害他們的德操。例(11)記載有人詢問陳元方對於潁川太守和父親陳寔

的評價如何，他說太守是「高明之君」，父親是「忠臣孝子」，那人接著質問，他父親被太守懲處，遭受髡刑，既然太守是高明之君，他父親定當不是忠臣孝子。於是他指出古代「孝己」、「伯奇」、「符起」都曾被高明的君父放逐，仍為忠臣孝子。

中古士人之間的言辭交鋒，有些是比較，有些是比較與反問並用。後者主要用於表示「不贊同」：

- (12)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廡。」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闕，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1.1)
- (13)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2.70)

例(12)記載陳仲舉出任豫章太守，一到當地就要先去探望徐孺子，主簿勸他先進官署，他以周武王對商容的禮遇作比較，反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擺出自認有理的姿態。例(13)記載謝安登城眺望，不禁悠然神往，同行的王羲之勸他仿效「夏禹」、「文王」戮力從公，不應讓「虛談」、「浮文」耽誤國事，這時候他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予以反駁。

反問形式也可能隱含著進一步論斷：

- (14) 荀慈明與汝南袁閎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閎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閎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2.7)

例(14)記載袁閎嘲笑荀慈明推薦地方人士，把自己的兄弟放在前面，有徇私之嫌。粗體部分是他的辯解。他以「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支持自己先稱揚兄弟的得體性；繼而指出「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再反面推論「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以反問形式委婉地論斷「若非如此，才是悖德」。

比較形式與反問形式互相搭配，自然形成一種發言的「聲氣」，表面上間接婉轉，卻可能隱藏著尖刻的回擊。例如：

- (15)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2.22)

蔡洪駁斥洛中人對他赴洛應舉的嘲諷，他將「夜光之珠」、「盈握之璧」、「大禹」、「文王」拿來作比較，指出古代聖賢猶如稀世珍寶，都沒有固定的出身地，然後反問「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得無～乎」看似委婉地詢問，其實是回敬洛中人譏笑他「亡國之餘」。

值得注意的是，發言者用來作比較的人物與事例，跟當下的狀況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陳仲舉以周武王禮賢為榜樣，未必表示他到任而不先進官署是正當行為。謝安舉出秦朝非以清談滅亡，不代表清談不誤國。但利用反問形式卻可以巧妙地把注意焦點轉移到歷史的典範或教訓。

如果單就事理邏輯來說，陳仲舉和謝安顯然沒有針對質疑作答，充其量是讓自己脫困。如果考慮到當時政治社會背景，那麼中古士人似乎有太多顧忌，阻擋他們坦誠地面對各種因果現實。準此，與其說陳仲舉和謝安是刻意利用反問句來逃避特定疑難，不如說他們的答話方式是依循當時士人為了因應嚴酷的生存環境而形成的言語交際常例。例(16)、(17)都可以作為佐證：

- (16)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1.31)
- (17) 豫章太守顧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墓。外啟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6.1)

例(16)記載庾亮有傳說中不利主人的「的盧」馬，旁人勸他賣掉，他舉孫叔敖路上遇見不祥的兩頭蛇，為避免再有其他人受害，自己把蛇殺掉，以此為榜樣而留下「的盧」，其中「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及「不亦達乎」兩個反問句即真切道出庾亮的態度。例(17)記載顧雍在熱鬧的聚會中，察覺信差

並沒有捎來兒子的信，猜想他已經去世，但當時正與幕僚部屬下棋，強忍到結束後，才哀嘆道「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他是以古代吳國季札和魯國子夏喪子作比較：季札很豁達地認命，子夏卻因過度流淚而失明。其實喪子之痛絕不是三言兩語的比較就可以輕易消除的，顧雍在這番言辭自我開導下「豁情散哀」，應該是他真心相信與古人生命情境彼此照應的意義。「豈可有喪明之責」具有強烈的自我規誡之意。<sup>4</sup>

將比較和反問結合起來造句，既是抒發各種情緒的途徑，也是把直白真心話轉化並創造美學感動力的高明修辭術：

- (18)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2.55)
- (19)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1.7)

例(18)中「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把人和樹木相比較，又巧妙利用「猶」形成遞進關係配上反問，強化了「難以承受」的義涵。例(19)陳寔的兒子陳季方以泰山坳處的桂樹為喻，為父親塑造出清明孤高的身影，是一種具美感效果的「功德」形象；又為表示謙抑，特意以反問「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作為「不知有功德與無也」的階梯，以避免直接肯定父親。

有些荒謬與諧謔的應對，若仔細推究，仍是出於比較，只是比較的基礎止於字面上。例如：

- (20)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24.11)
- (21)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

4 審查意見指出，本則記載出自〈雅量〉篇，從分類的角度來看，它的重點應該是顧雍在巨大壓力下把手掌都掐出了血，依然展現「寬容」、「鎮靜」的儀態。本文從慣性思考模式進一步解釋顧雍的「雅量」心理。他以季札為榜樣，以子夏為戒，「已無延陵之高」自承未能向季札看齊，「豈可有喪明之責」以強烈的言語力道，規誡自己別像子夏一樣落得毀傷身體（不孝）的指責。



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25.9)

例(20)是王徽之與上司桓沖的問答，王徽之自恃門第，面對桓沖詢問，採取不合作態度，生出實問虛答的荒謬。「不問馬」及「未知生，焉知死」都出自《論語》所載孔子的話，<sup>5</sup>然而卻斷章取義——馬廄失火，孔子關心人命安危，並未顧及馬匹的損失，是「不問馬」；子路請教「死」的意義，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扣住字面上的「馬」和「死」，仿照孔子的話作答。例(21)記載北方士人荀隱和南方士人陸雲以言辭爭勝，利用籍貫和名字作諧謔文章，也是以字詞表面為線索作出的比較聯想，文字遊戲而已。

#### 四、敘事文篇中時間標記的增量

劉承慧(2010)闡論中古翻譯佛經受梵語動詞形態變化影響的〔VP+已，下句〕與近代〔VP+了，下句〕的流變，指出中古士人使用的〔既+VP，下句〕跟譯經〔VP+已，下句〕潛藏著某種對應關係，劉承慧(2015a: 309)從文篇分析的角度觀察到《世說新語》有一種不見於前代書面語的用例：

(22)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33.6)

例(22)記載短時間內發生的事件，連用時間標記「始」、「既」、「既」，並不是前代記敘事件的常例。如果把所有跟時間／因果相關的標記納入考慮，就更容易覺察短時間內連續事件的記敘方式已偏離文言傳統：

(23)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

5 前者出自〈鄉黨〉：「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後者出自〈先進〉：「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座**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4.56)

(24)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逼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5.23)

(25)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虧暝入宿，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虧**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27.10)

以上三例均由粗體標出文篇中的時間／因果標記。例(23)自「既迎眞長」以下共有 11 個小句，使用 6 個時間／因果標記。例(24)從「元帝便欲施行」以下除去「曰」註記的引語不列入計算，共有 16 個小句，9 處時間／因果標記；若將「於是」、「先」分開計算的話，共 10 個時間／因果標記。例(25)更是全篇連用時間／因果標記。

敘事文中時間標記的增量似乎不是源自文體內部的自然演變。同時期《搜神記》並沒有類似的現象，《世說新語》超用時間標記的敘事文也只佔少數。倒是佛經敘事文因為對譯梵語動詞的絕對分詞形態，大量運用時間標記。這種表現很可能是出於翻譯文本的影響。<sup>6</sup>

## 五、動態記敘方式的演進

研究中文獻語言，除了時間／因果表示法之外，另一項值得關注的重點在人物記敘方面。沈玉成、劉寧（1992: 97）已指出，《左傳》有關楚靈王

6 相關細節請參閱劉承慧（2010; 2015a）。

的記載很特別，「如此細緻記敘人物的衣飾，《左傳》中僅此一見」：

- (26)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左傳》〈昭公十二年〉)<sup>7</sup>

此例確實是《左傳》罕見的刻畫衣飾之例——楚靈王穿戴「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拿著鞭子，盛裝而出，接見右尹子革的時候，一面把身上的行頭脫去，一面跟他說話——顯現楚靈王不拘禮數的浮誇性格。

藉由衣飾或形貌的記敘，勾勒人物的神態，到《世說新語》已經成為常見的修辭手段：

- (27)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24.15)
- (28)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19.21)

例(27)記敘王獻之兄弟，當母舅郗超還在世時，他們去拜望外公郗愔，衣著和態度都很規矩，等到郗超過世，就變得輕慢，「躡履」和「箸高屐」扼要生動地勾勒出他們的態度轉變。例(28)記敘桓溫正室南康公主聽說他收納李勢的妹妹為妾，就帶人去殺她，碰巧她在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以鋪地的長髮和明亮的膚色摹寫她的姿容，「徐曰」勾勒出她的鎮定。

下面都是以高度形象性的行為活動，記敘人物的神態：

- (29)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24.12)
- (30)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

7 檢索自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文獻語料庫研究室、資訊所詞庫小組及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古漢語文獻語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 (2015.9 上網檢索)。

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5.27)

- (31) 支公好鶴，住剡東峯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鑿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2.76)

例(29)記敘謝萬不顧謝安勸阻前往王恬家，王恬自顧自地整理頭髮，擺出無暇應酬的姿態；謝萬的不自量力、王恬的不假辭色，都很傳神。例(30)記敘周顥夜間值班時忽然得病，屬於不同政治陣營的刁協不但悉心相救，天亮還立刻通報周嵩；周嵩狼狽地前來，並不道謝，出手推開迎上前述說昨夜病況的刁協，隨即衝到兄長面前質問「那與佞人刁協有情」，寫活了周嵩瞧不起人、連兄長性命也不在乎的樣子。例(31)記敘翅膀被毀傷而無法飛翔的鶴，以富於形象感的肢體動作「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描繪雙鶴懊惱失意的樣子。<sup>8</sup>

最後再看一例：

- (32)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34.1)

王敦剛成為駙馬，把廁所裡防止吸入異味的乾棗及浴用的水和澡豆都當作可食之物，引起婢妾訕笑。這表面上是記敘王敦初入皇室的土氣，但婢妾仗著皇家威勢而嘲笑駙馬，隱含階級對人的羞辱——即便出身高門第，終究是皇室的奴僕。

## 六、人物感知記敘方式的改變

記敘人物感知，《左傳》慣用獨白式的筆法。劉承慧（2015b: 7-8）即以

8 審查意見指出本則屬於〈言語〉篇，重點是支道林所說的「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本文並沒有否認或者忽略從分類角度釐析文篇意涵的重要性，只不過這裡舉證的重點在檢視「動態記敘」修辭技巧。若要完整詮釋作品，則如審查人所說，應全面地照應語言和文學的各個面向。

刺客鉏臯自殺前的獨白為例，解說此種筆法：

- (33)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傳》〈宣公二年〉）

晉靈公派鉏臯去刺殺趙盾，他一大清早潛入趙盾住處，見到趙盾「恭敬為國」的態度，決定抗命，自我了斷。鉏臯臨死前「嘆而言曰」的一段記載，與其說是他喃喃自語，毋寧是史官揣摩他自殺心理的記敘。

由「曰」揭示心理活動，並不是《左傳》獨有，《孟子》〈公孫丑下〉「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萬章下〉「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其辭無受，不可乎」，也都以「曰」為標記。《世說新語》在敘事脈絡中加入敘述者介入的成分如「雖」、「然」揭示人物心理，為《左傳》所無：

- (34)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6.33)
- (35)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15.2)
- (36)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蓬蔕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23.30)

例(34)「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的構成方式是在「信宿中塗，不言及此事」的本體上標註表示轉折的「雖」和表示出乎意料之外的「竟」。轉折和意外都是出自敘述者對事況發展的認識。後兩例中的「雖處鄙事，神氣猶異」

和「冰大惶怖，然不敢動」，也是在實義本體上標註表示轉折的「雖」、「然」。

例(34)到(36)中的人物感知不由「曰」道出，而是以轉折提點——「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解釋何以「太傅深恨在心未盡」；「雖處鄙事，神氣猶異」解釋陸機激賞戴淵之故；「冰大惶怖，然不敢動」，更是直接道出庾冰的心理狀態。

敘述者甚至以此大篇幅地展露人物的內心世界，如下例所示：

(37) 袁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4.88)

其中有「其夜清風朗月」、「甚有情致」、「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記敘謝鎮西在清風朗月之夜聽聞袁虎誦詩當下的感發，遠超出《左傳》以樸素行爲句陳說事件的格局。<sup>9</sup>

## 七、人物描寫技法的多樣化

描寫人物是《世說新語》的強項，從三兩筆的人物形象摹寫，到複雜的情景交融的描寫，可謂俱全。首先看幾則人物摹寫之例：

- (38)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8.32)  
 (39)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14.30)  
 (40)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8.37)  
 (41)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頽唐如玉山之將崩」。(14.4)  
 (42)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14.6)  
 (43)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8.154)  
 (44)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14.18)  
 (45)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14.13)

以上各例都摹寫人物形貌、精神或情感。摹寫通常由具體之物引發聯想。例

9 有關《左傳》敘事文篇的析論，請參閱劉承慧(2013a; 2015b)。

(38)、(39)利用物象聯想，摹寫郭子玄辯才無礙和王羲之神形飄逸。例(40)到(42)摹寫王衍、夏侯玄、李豐、王安豐等人，在物象聯想之外輔以疊音或雙聲的聲音召喚。例(43)以疊音詞和形容詞對照王恭挺直和王忱疏放的樣子。例(44)以丈量單位和形容詞摹寫庾子嵩。例(45)則兼用上述的幾種方法摹寫劉伶。

下面兩例更以說明事況的方式描寫裴令公和孔車騎：

(46)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14.12)

(47)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18.7)

例(46)在形容和譬喻中夾入「時人以為『玉人』」的說明。例(47)主要是說明孔車騎的志向行跡，旁及百姓對他的敬意，儘管欠缺形容或譬喻，形跡的記敘仍有很強的形象感。

例(48)、(49)是利用動態記敘對照人物：

(48)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6.15)

(49) 郗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29.9)

例(48)藉由可比較的兩件事例，對照祖約和阮孚二人的高下：祖約有客來訪之際匆匆收拾財物不及，恐怕訪客窺知，用身體遮蔽，「意未能平」；阮孚則在訪客面前自顧自的保養他的木屐，並說出哲理意味濃厚的話，「神色閑暢」。儘管都是由陳述形式表出，然而全篇旨趣是戀物癖及其背後的精神層次，不是敘事文而是描寫文。例(49)比較郗家父子對財物的態度：某日郗超向父親郗愔問安，後來話題轉到財物，父親認為他不過是要錢，答應開放庫房一天任他取用，結果他拿來致送親友，幾乎散光，讓郗愔驚怪不已。除了開場之外，全篇情節都是由事件順著時間次序推進，然而事件推進並非為展現饒富

意義的因果變化歷程，而是在對照父與子迥然相異的價值觀。

還有許多充滿小品意趣的作品也都是描寫文：

(50)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8.153)

(51)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36.7)

(52)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23.33)

例(50)描寫王恭與王大交惡後，不時有懷念的樣子。例(51)描寫司馬道子將王恭斬首示衆後，親自到場對著首級質問，表現出一副仍不罷休的樣子。例(52)描寫謝尚參加喪禮反哭儀式後，友人力邀他共赴酒席，他雖稍有遲疑，但抵不住誘惑而加入，匆忙間竟然連喪服都來不及脫去，寫活了名士們爲宴飲迫不及待的樣子。這幾則由時間線索貫串的作品不涉及事件展演產生的因果變化歷程，不爲敘事文，而是描寫文。

## 八、結 語

本文從《世說新語》文篇釐析出若干具有特色的語言與修辭表現，由此闡釋它同時在漢語語法史和古典散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緣由。

文言是延續先秦書面語而來的形式，白話是中古漢語口頭形式；文言與白話並不是隨機選用，它們互有功能分工。官場上或正式言語交際用文言，日常交際用白話，表現出雅俗雜揉的風貌。對話中的小句合成模式反映出中古士人共享的慣性思考脈絡。整體而言，中古士人較少採取複雜的因果與轉折來論事說理，多是憑藉平行和比較。最常見的模式是以事例鞏固自身言行的正當性，再以反問句收束談話，表示不贊同。比較與反問前後搭配，被廣泛應用於自我辯護、勸說或回敬他人的譏諷嘲笑。某些敘事文篇超用時間標記，顯現翻譯佛經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豐富多樣的寫作技法顯示《世說新語》已於古典修辭的基礎上創造出超越前代的成就，體現在動態記敘與靜態描寫兩方面，因而奠定



了它承先啓後的價值。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  
《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徐震諤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蔣凡、李笑野、白振奎評注，《新注全評世說新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文獻語料庫研究室、資訊所詞庫小組及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古漢語文獻語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2015.9 上網檢索）。

### 二、近人論著

- 沈玉成、劉寧 1992 《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徐時儀 2007 《漢語白話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承慧 2008 〈先秦「也」、「矣」之辨——以《左傳》文本為主要論據的研究〉，《中國語言學集刊》2.2(2008.6): 43-71。
- 劉承慧 2010 〈中古譯經「已」對近代「了」的影響——語言接觸如何牽動語法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3(2010.9): 467-512。
- 劉承慧 2013a 〈先秦敘事文的構成與分類〉，《清華中文學報》9(2013.6): 81-121。
- 劉承慧 2013b 〈有關先秦句末語氣詞的若干思考〉，《漢學研究》31.4(2013.12): 1-18。
- 劉承慧 2015a 〈中古梵漢語言接觸引發的一種語法演變——以表示相對過去之時間標記為論據的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2.2: 300-315。
- 劉承慧 2015b 〈論《左傳》敘事文〉，「中國敘事學國際研討會：歷史敘事詩文」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12.19-20。
- 蔣凡 1998 《世說新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 魏培泉 2004 《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An Analysis of *Shishuo Xinyu*'s Discourses

Liu Cheng-hui\*

###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s the grammatical and rhe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ishuo xinyu* (世說新語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Dating from the period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the literary Chinese and vernacular traditions, *Shishuo xinyu* incorporates elements of both.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the earliest collection of biographical anecdot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s regarded as surpassing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biography. It preserves traces of the shift from pre-Qin Chinese to Medieval Chinese, while also providing evidence of the impact Sanskrit had on the grammar of Medieval Chines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literary and vernacular components of *Shishuo xinyu*'s discourses, investigates the predominant clause complex model and the thinking behind it, and provides evidence of how a specific Sanskrit grammatical feature found in Sanskrit Buddhist scriptures was carried over into Chinese narrative discourses. Finally, by comparing *Shishuo xinyu* with discourses from the *Zuozhuan* 左傳,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several rhetorical innovations in the former's narrative and descriptive techniques.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vital ro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ese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Keywords:** *Shishuo xinyu* 世說新語, Chinese grammar, discourse analysis, vernacular Chinese, translation, rhetorics

---

\* Liu Cheng-hui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